

感性系列丛书

于晴

爱情难逃我手

中华

0996

于晴感性系列丛书

爱情难逃我手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

0106403

(京)新登字 301 号

责任编辑：王凌云

封面设计：咪 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于晴感性系列丛书：爱情难逃我手/于晴著. —北京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1995. 10

ISBN 7-80100-162-1

I. 于… II. 于… III. 言情小说：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-丛书 IV. I247. 5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6171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 27 号 邮编 100022

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mm 印张：6

印数：1—10000

(全 8 册) 定价：60.00 元 每册定价：7.50 元

引 子

黎紫的长裙在电话亭下方被大风掀起，她只好微躬身子，用两指按住两只圆圆的膝盖。即便这样，她心里还是好窘，因为这可厌的风已把裙裾彻底揭起来，贴在她的背上，如蝴蝶的彩翼。她的大腿内侧冰凉，两点无情袭击，毫无怜香惜玉的恻隐，满街的汽车欢乐的鸣响、臭男人们的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你自己对我说的，学校里的心理辅导课不也辞掉，而且他们顶喜欢我的课吗？”

“斗斗境迁了嘛！”

可要成新闻人物吗！”

黎紫并拢双腿，心想这样做佳人可真受罪。她屈起脚趾，拼命摩动，丝袜已经潮湿，再站一会她就要像电话亭一般僵冷了，但她仍决计把话说完。

“我才不喜欢这样呢，我想在9月争取心理学教授的职位，东亚大学很保守，假如学位委员会那帮老头子看到我像‘艳星’那样被炒来炒去，不活活气死才怪呢！好啦，仲敏，这事没门！”

仲敏的声调一下变得犹疑起来：“我怕你要
那照片已经印上封底了。”

上去了?! 好你个

“我也觉得新书名有点胡闹……不过配上红色的封面外加阿紫的照片，这书肯定畅销。嘻嘻！”

黎紫的心像小兔般乱窜，两耳一下子听不见风雨声：“仲敏，求你别闹，我浑身都湿透了——是什么名字？”

仲敏清了清喉咙，虽然声音很小，黎紫却感觉要被一下子轰倒，几乎颓然坐地。

“那书名叫——

《性典——女性性爱探幽》！”



赵龙走向“屏滩酒店”时，见对街南华书局前，摆满了一整排深红色精装书，禁不住从鼻中透出两声冷笑。倒楣透顶，居然又和那个大招大摇的疯婆相撞了，国人不幸，我更不幸，本来可以迟两天来看太平洋，偏巧这“女性自慰十法”的宗师在这里搞什么签名会。

赵龙暗想，会写出《性典——女性性爱探幽》这种书的，不难想象绝对是那种母老虎式的女人；就像他的前妻，读了一大堆这类书籍之后，不但性格变得怪兮兮的，而且最终发展得彼此水火不容。——如果天时使然，赵龙成为一代人主，天知道他会不会再蹈“焚书坑儒（巫）”的路，把那些害人不浅的所谓“流行心理学”书和造就它的巫婆们一股脑抛进大海里去！

难道《性典》的善男信女们忘了最简单的公式：爱——婚姻——幸福生活吗？赵龙想起儿时的老

师对他说的话：伟大的真理简朴而深远。古书上也说：“大象无形，大音稀声。”可是他近期来遇到的太太小姐们，大都非常热衷搞这些东西。那位黎紫博士——听起来像“梨子”，又酸又碜牙——肯定是一路货色。

他快步赶向海边，虽然已经立秋，但正午的阳光依然刺人，海面沉静，仿佛叫定海神钉吸住了，不曾涌起叫人快慰的波浪。今年的台风姗姗来迟，赵龙这时倒祈求它早些到，把“梨子”们统统卷走。现在快一点了，“梨子”博士差不多快到了。赵龙急着想在这位祖宗光临屏滩酒店之前，猫进他的套间里去。

赵龙身为这家海滨酒店的董事和唯一股东，本来应高兴因黎紫出现而招来的生意。扪心自问，赵龙的麻烦怪谁呢？又不是黎紫的书招来的。但黎紫和那些神经兮兮的时代女性们没什么分别。他才不要和她客套，让大刘出面款待便是了，不过有一点耽心，大刘这个马大哈别惹怒那个疯婆子。

方才赵龙离开酒店去城里喝茶，大刘并不在经理办公室，那倒也无妨。——当初他给大学死党大刘谋得酒店经理位置，原以为老同学应感激涕零、兢兢业业才对，殊不知大刘的经营实绩一塌糊涂，是老婆问题尚待解决。赵龙也是三十好几，原先怎么没想到这点？好糊

笑骂自己。

两年以前赵龙买下屏滩酒店时，这里一片生机勃勃，占地几百坪的树林和草地令他和太太心旷神怡。站在马路入口处，游人只能看到酒店的屋顶。在红色屋顶之后，太平洋闪闪耀眼，台东地区屈指可数的带大片海滩的旅游景点，风水地脉，如今在马大哈的管理之下，竟呈现了一副破败之象：树枝无人修理，草地无人照管，更气人的是偌大个门口连个保安员也没有，赵龙真想一气之下炒了大刘的鱿鱼。怪只怪石小宛和娘家对他纠缠不休，耗费了他一年的时光，居然没有注意到酒店的营运。——大刘也是，连欺上瞒下，绷面子也不肯。这一点又透出老同学的直爽可爱。

酒店前的回车道旁，大红鸡冠花和牵牛花稀稀拉拉，不像花圃，倒像黛玉当年葬花处。赵龙叹口气走下坡道，忽然暗叫这回倒楣了，那疯婆已经来了，无从躲避。一辆的士大大咧咧的停在大门处，穿制服的司机拉开后座车门，一双纤纤秀足袅袅落地。

想不到这蛮婆子还有这样一双美脚，赵龙心里暗暗忖度。这想法只是一瞬，很快如烟云疾过。走下来的黎紫，从名牌太阳眼镜到日本细高跟鞋，都透着一种异国风情的精雕细琢。她那头中等长度的秀发，可能登机前

在美发院里盘桓了几个钟头，才显示出现在这样巧夺天工的天然波浪。黎紫的指甲也是经过刻意修饰的，并且肯定是使用的最高级的指甲油。

她的行李几乎是一家四口的份量，但此时只有她一个人，好像大刘上午提到过，南华书局的广告人员随同前来，他们肯定是两巡人马。

赵龙想干脆在回车道上等一会儿，等她那些大包小包由酒店运进大门后再去。门房阿贵急不可耐地站在一边，他是最崇拜那些歌星影后、媒体红人的，而在这种事情上，大刘总是显得毛手糙脚，也许还有酸葡萄心理作祟——甚至还有冷落贵客行为，酒店生意不理想，大约与此也有关系。

的士离开了，黎紫兀立在原地，怪不自在的。怎么搞的嘛？该死！大刘肯定没安排好，侍者的影子都没有一个。赵龙心里发急，大刘这浑蛋，屏滩酒店迟早要在他手里死掉。

“你好，黎紫小姐，欢迎光临屏滩酒店！”赵龙急中生智，忙上前招呼，伸手去拿她的外套提袋。

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，放下放下！”黎紫叫道。

“没有怎么搞哇，我只是想——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，凭什么拿我的行李？”黎紫张皇失措

地指着赵龙：“想打劫呀？”

“这里面有点误会吧，我是酒店的人哪！”赵龙挤出一些笑，心想：跟她打交道是有些劳神。

“别骗我，你没穿制服，从哪里钻出来的？是不是想探知我的房间号码？”

赵龙气得牙痒痒的，莫非这就是黎紫博士如何制服男人、满足性生活和获得其他美好感受的方法？这样的人，写这样的书，还要畅销真是白日见鬼了。于是他解释：“我们不穿制服的。”

“那你怎样证明给我看呢？”

赵龙真想跳起来说出他想说的话，但嘴上却是：“请相信我好啦——”俯身再度去拿外套提袋的把手。

“你这人烦不烦啊——我不要你去动——”黎紫抓住提把用力往回拉。阿贵走至她身后缩手缩脚地想帮忙，但却不知怎么做才不算失礼，于是傻傻地呆立在那里。

赵龙偏不松手，两人一下挨近了，他嗅到了黎紫身上秣软的香味，当她前倾上身抓手提袋时，他轻易地就瞧见了她粉红色衬衫的领口，胛骨平滑，胸肉丰盈；这女人并非蛮婆，她的纤腰美臀让他短暂游移。赵龙赶忙警醒：别忘了这女子的身份和她所写的那种书。

他微笑而沉稳地摇头：“黎博士，我必须要把行李送

到您的房间去，今天下午我们酒店刚好侍者不够，轮到
我亲自为您服务了，这对我是件很荣幸的事。”赵龙为他的
口齿伶俐而自得，但心里绝不肯原谅大刘，一定要算
这笔帐。

“哼哼，亲自，为我服务！好大的口气呀。”黎紫温
热而略带薄荷香的鼻息吹拂着他的脸庞。

他蓦地一惊，迷离中竟浮现要亲她一口的意念。他
赶忙摒除这个念头道：“黎博士，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
情——我的份内工作，为您搬行李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‘就是这样’？！你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没有两样！”
她更用力保护着自己的提袋，“一群色迷迷的臭男人，想
从我这里揩点什么，然后到处招摇！”

这人怎么这样子？恶毒、凶暴，真是前所未见。赵
龙心想——我的动机纯然是高尚无邪的，虽然有几次瞬
间不那么纯洁。——但她能够这样子对我吗？典型的现
代王熙凤，只差一点要吃人了。赵龙受够了。“好啦随你
的便吧。”他边说边松开握紧的提袋，黎紫差点失去平衡，
她跌向身后的阿贵。阿贵及时扶住她，痴痴妮妮看着董
事长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赵龙冷冷盯住这女客人，揉摩着双手，心里涌现的
冲动是：一手抓住一件行李，一手把这女人扛在肩上，然

后大步流星——这时一辆大卧车从路口开来，无疑车上满载着黎博士的崇拜者，让这些人给她搬行李吧。

“服务生到底在哪里啊？”她又着腰气势汹汹地质问。

“噢，可能到处揩油去了，你也知道的，男人嘛都有这点毛病，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小地方。”赵龙无法克制地脱口而出。他心里气这女人，但更气自己竟然对这母夜叉有了非份之想。但意念并非行动，本来就心底坦荡，不曾有任何揩油的想法。“那么，我先告辞，我还有业务要处理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别客气。”

“噢……请您等一等。”

他本想显示出一点傲气，但毕竟是君子不计小人过，于是他停住脚步。

“您究竟是什么人呀？”

“我姓赵，是‘屏滩’的老板。”

“吹牛吧？”

？！

哑吧半天的阿贵开口了：“黎博士，他真是老板，也是刚从台北来。”

黎紫霎时双颊染上红晕，不过终究是见过世面的：“一开始说清楚嘛——”

“我还以为黎博士早应清楚呢。对不起，是我粗心

了。”

“那么……谢谢您肯亲自帮忙了。”

赵龙二话不说，便背起那套提袋，手臂下夹了另一个行李箱，另一只手又抓了两件小行李，负担相当沉重。“您的书迷都在大厅里等着你呢！”他边说边朝着阿贵推开的大门走去。心里暗自发誓，脚步绝不可以蹒跚。

“赵先生，请问别的入口在哪里？”黎紫嘤嗫发问。

赵龙挺惊异，他还以为她是那种爱出风头的女人哩！“这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入口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不必经过总台办理住宿登记。”

“太谢谢您了！”

这次要牵累他一起绕道而行了，他们还要通过伙房走完那段漫长路程，背这堆行李就不是件开玩笑的事了。方才自充英雄好汉抓起一大堆行李时，就应该先找一部推车的。但现在就不好扯下面子承认太重了。“请跟我来。”他咬紧牙关拖着这些行李绕过大半栋楼房时，不禁怀疑她是否在这些箱子里塞满了那本《性典》。

黎紫跟在赵龙身后，她的高跟鞋在通往伙房的红砖道上，轻轻敲出果决的脚步声。踢踢踏踏。他原来想象写出《性典》的女人，应当是昂首阔步的。到了员工入口处，他终于放下沉重的行李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按了门

铃。

“酒店的人事调度上出了问题吗？”在等待时她问。

赵龙想到大刘这家伙，心想，这才一言难尽呢！“平时没有，我们可能低估了你的感应力。”

“明天可别再出什么麻烦。你手下有人没有？”

“我有好多员工呢，你放心吧。”赵龙保证道。伙房里的人打开了门，上至掌勺的下至勤杂工都惊得张大了嘴。赵龙领着磕磕碰碰的黎紫穿过大厨房钻进员工电梯，彼此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电梯内弥漫着黎紫的秣软香味，赵龙想为什么古人爱把女人的体香形容作“气泽如兰”，眼前的这个丽人，他宁可说是“香气如蚕”——他想起七岁那年在新竹见过的蚕，那种甜丝丝的香味充溢了整个蚕房，这个女人的香气使他回到二十多年前。——正在胡思乱想，电梯信号灯开始显示，楼层到了。大刘为黎紫博士准备了套房，直面大海，有阳台、大床及起居室，卧室和起居室皆有玻璃门可通阳台。赵龙自己的房间在楼下一层，方位与这间完全相同。先前他和大刘还开玩笑，说《性典》的女作者一定喜欢上面的位置。

想到这里，赵龙不禁为先头的非份之念感到释然，那本书自然会叫男人们联想到那种男欢女爱的事情上了。

谁叫这个模样姣好的疯婆写甚么《性典》呢？

赵龙偷眼打量黎紫，她已经摘下了深色太阳镜，双眸因疲累而显出些眼圈。刚才在电梯里，她一直绷着嘴唇，柔和的颈脖曲线紧张的吞咽，显得好害怕，仿佛要对赵龙说什么话，但赵龙移开了目光。

楼层里静悄悄的，赵龙探头看看，说：“没有什么事情。”便引领她前去套房。

“有没有事情现在天知道呢，”她没有了电梯里的慵倦，又变得机伶伶的，“要是有人搞鬼，千方百计想知道我的房号呢？”

“我们屏滩酒店从不把房号泄露给外人的。”赵龙一边说，一边暗自乞求佛祖保佑大刘千万莫坏了这个规矩（天知道现在怎么样呢）。于是他又安慰黎紫：“而且总机已经知道了你的许可人名字了。”

“哼，好几家酒店都是这么对我说的，但总有生人打进电话！”

赵龙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门，然后侧身让她进房。“你这次巡回展已经多久啦？”赵龙心想糟了，会不会被一顿抢白！

“有十天了。”她看都不看窗外的海景，一下子跌入花形情人椅里。

“有十天啦。”通常他与客人在房里时，会将房门稍开着，但这次为了安全理由，他用脚顺便把门踢上。十天内跑完全台湾所有的城市，难怪她如此慵倦。不过同时赵龙心中也暗笑：是她自找的，谁叫她写那种书来出风头的。

出版社把黎紫推出来做巡回展，趁热打铁，以《性典》大捞一把。过一年半，这女子热头过去，便是昨日黄花了。不过眼前的台湾巡回也是相当劳神的。“你的广告人员要晚点才到吗？”他想大刘应该预留了隔壁的房间。

“No——她家里出了点事情。反正这里也是巡回展的最后一站了。我一个人就可以处理。赵先生，希望在你的酒店里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我如今是孤立无援啦。——”

“不用着急。”赵龙想到大刘那张肥脸，心中涌起一阵厌恨，出版社的这位女客人只有他亲自上阵安排了。“我把你的行李都放在这里。”他走向卧室说。

“好，谢谢你。”后面一句是临时加上的，无非是想让她显得礼貌些罢了。

赵龙搔头默想——酒店侍者还要做什么，对了，“要我帮你打开哪件包吗？”